



## 西湖的美

□陈月明

许多杭州人说,看来去,还是我们西湖最美。我这杭州女婿也有同感,西湖步步皆景,随便哪个角落拍张照片,也美过千里之外拍来的景色。

多年没有去游西湖了,很想再去看。5月4日妻子要参加杭四中高中同学会,这也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,我们商量在杭州多住一宿,探望一下西湖。

我在杭州读书7个年头,后来又成了杭州女婿,记不清去过多少次西湖。班级活动、同学小聚、恋人约会、招待朋友、清静独处,总往西湖跑。工作后,还带学生到西湖泛舟。在我的体验中,有两种方式最能品味到西湖之美:一是邀几位要好同学,坐在孤山或宝石山南坡的茶室里,一边聊天,一边俯瞰西湖美景,二是夜间在白堤垂柳边的长椅上,与恋人相依相偎,感受西湖之夜色的静美。

妻子同学会结束后,我们早早吃了晚饭,在夜幕降临前来到了六公园,计划沿着湖边走过断桥,在白堤找个僻静的长椅坐下来。

又见西湖,似乎没有什么变化,但十分亲切。平静的湖面上多了几艘画舫,特别醒目;保俶塔矗立在宝石山上,已成剪影。夜幕渐落,湖边灯光不断增加,在湖中投下一条条长长的光亮。远处,装饰灯清晰勾勒出的雷峰塔,金光闪闪,而其倒影就在眼前。有不少游客拿着手机纷纷拍照留影。

记忆中,转角处有一个大亭子,我们多次在里面小坐。环视六公园,就是找不到这地标性的亭子,倒是多了几家小吃店和纪念品商店,心里总觉得缺少了什么。

我们沿着湖边慢慢向白堤走去。湖边满是各式店铺,灯火通明,将西湖映衬成漆黑一片,除了对岸的灯光,什么也看不到。

穿过这一片商店,又来到西湖边,路面却窄了许多。从白堤过来的游客接踵摩肩,络绎不绝地迎面涌来,他们说着笑着,我们这两位逆向的游客走得很不顺畅,不时要停下来为他们让路。突然一位游客大叫一声:“音乐喷泉!”,我们循着她的目光,看到斜对面一公园附近的湖面上喷出了高高的水幕和水柱,隐约能听到音乐声。许多游客驻足拍照,这把后面的许多游客堵住了,我们也只得停步。正好有椅子空着,就坐了下来。顺着人流看去,连断桥上也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,移动得很缓慢。天哪,本以为长假最后一天游客们都该回去了,竟然还这么多人,这么嘈杂。我们再也没有游西湖的心情了。

西湖不是“游”的,是需细细品味的。傍晚,与心爱的人静坐在湖边长椅上,任湖风轻抚,感应西湖的静美:波光摇曳,灯影晃动,小船缓过,明月变形;垂柳拂水,如少女长

发,荷叶田田,是西湖的裙裾;时而传来船桨的划水声,荷叶的沙沙声,还有不远处的轻声细语。西湖的一切都慰抚你的心灵,此时,你忘却了烦恼与不快,是如此安逸清静。白天,坐在山上茶室,品着西湖龙井,俯视西湖全景,神驰心怡。里外西湖像是一对水灵的大眼睛,周围翠绿积叠,眉清目秀,你会不禁赞叹这造化杰作。

苏东坡“欲把西湖比西子”,描述得非常到位,西湖是一位静雅的女子。杭州被视为最女性的城市,我想,是西湖赋予了杭城的温婉柔美。西湖的静美与延安路、解放路的繁华喧闹构成强烈反衬。记得,许多杭州人会在周日、假日到西湖边和西湖中的公园里呆上一日半天,无非是为了逃避市井尘嚣,从西湖的静雅中让心灵获得片刻清静。

如今,这么多商店,这么多游人,西湖到处充斥着嘈杂的声音。一位静雅女子被骚动、喧嚣的人群围观着,你再也无法感受她的沉静持重,更难以与她心灵交流。游人们匆匆穿梭于西湖十景,拍照留念,犹如只热衷于西子的发髻、玉簪、佩玉、裙花、绣鞋,而不去感受她那自然静雅蕴含的气质美,获取的只是西湖零碎的印象,而不是西湖的整体体验。

在我看来,西湖是素颜丽人,不愿“淡妆”,更拒绝“浓抹”,增一点嫌多,减一点嫌少。西湖,我们还能分享你的静美吗?

## 好兆头

□裘七曜

早晨一醒来,我就打算给女儿发一个红包。一是关注女儿是否已经醒来,怕她耽搁了今天的考试;二是顺便给她打打气,希望她能踏风卷云、遥遥领先。可红包上的留言却让我犹豫不决,写了个“一鸣惊人”,又想了个“脱颖而出”,总感觉无形之中给女儿施加压力。那就写“加油”吧!5分钟后,女儿收了红包,我舒了口气,她已经醒来了,那应该会在规定的时间内抵达考场的。

妻在家里已经忙碌起来,她在供奉的神像前絮絮叨叨的,什么意思我不说了。你懂的。

我又给女儿发了条信息:用好心情去面对考试,顺其自然!女儿回了条:哈哈好的。然后又说怎么你们比我还紧张啊!我偷偷地笑了笑,我说你妈忙着拜菩萨。女儿又回了条:如果今年没考上,明年再考,现在反正也不怕没有可以报的岗位。然后又回了个“咧牙”的表情过来。

女儿从小到大都比较听话,可当她真正长大有自己主见的时候就不听话了。有句老话叫“翅膀有一点点硬就想自己飞”。

2012年高考成绩出来以后,发现离自己心仪的浙大还差几分,女儿说:爸,我还是去武汉上大学吧,那个城市我小时候生活过。想想也是,那是一座有缘的城市,它动人心肠,令人牵挂。1927年北伐军攻克武汉以后,爷爷和小叔公裘古怀烈士他们兄弟俩就在武汉工作过。而我,2000年至2009年又阴差阳错、流连忘返地在武汉生活了近10年。小时候的女儿,放了暑假,总爱去那里小住两个月。那就去武汉吧,那就去华中科技大学吧。在宁波火车站和我道别时,女儿还壮志情怀地对我“承诺”:爸爸,我还会像以前一样好好学习的,争取读到博士毕业。我看着豪气冲云天的女儿,竟然被感动得泪流满面。

大一不假,大二不差,大三开始隐隐约约不听话,大四彻底和我摊牌:爸,我认为赚钱比什么都重要,早点工作最实在。然后擅自做主到那个号称全球排名256位的外资企业去当实习生,还自诩实习生的工资有6000多元,转正以后最少有1万多元。那模样儿,似乎是天上所有的馅饼总是不偏不倚正好对着她“砸”过来似的。

后来,听说互联网公司的工资更高,又火急火燎地去杭州上班。那时,我做父亲的威严已经荡然无存。在电话里说不了三句就开始发火,我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诫她:要么去考研,要么去考公务员。她干脆把电话挂了,然后发了条微信过来:爸,您脾气太差了,以后用微信聊。可是,问题是我在微信里苦口婆心、振振有词地讲了一大堆道理,她根本不理啊!有时候还来句:道理是这样的,我懂。可现实不是这样的,您不明白。

那时候,妻比我更急,觉得自己的女儿读了个“985”却像一个“酒吧舞”的流浪者一样四处去流浪,挺没面子的,与当初的期望大相径庭。我私底下跟妻的想法自是不谋而合,可我还装出见多识广的模样劝慰妻:其实也没什么,听说清华毕业的在做保安的也“挺多”,哪天她自己想通了,会尝试着去考公务员的,现在逼她也没用。前一句是听别人谣传的,清华毕业的不可能去做保安吧,后半句是我自己有感而发。其实自己年轻的时候也这样,什么时候正儿八经地听过父母的话?还不是满脑子做着飞翔的梦。

正这样想着,女儿又发微信过来,说我刚才出门的时候,一大早踩到狗屎了,然后还加了几个“敲打”的表情。

我赶紧回了条:你属狗,踩到狗屎,那“狗屎运”来了,好兆头。

这是不是好兆头其实我也不清楚,但我真的只能这样替女儿摇摇旗擂擂鼓。这百里挑一的考试,如果女儿真的能大摇大摆地进去,那真是走“狗屎运”了。